



杜梨著

梧桐樹與鳳凰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散 文

杜梨和他的散文(序).....	刘振中 (1)
山路弯弯.....	(3)
金茶院的情思.....	(5)
老马识途.....	(9)
将军墓的傍晚.....	(12)
柿树洼.....	(14)
杨家快包.....	(19)
酸枣·刺槐·白马河.....	(21)
天然公园筐箩坑.....	(23)
马岭日出.....	(25)
情性谈.....	(28)
洗星海在崇水峪.....	(30)
漫谈缸缸窑.....	(34)
我们这些“大学生”.....	(36)
听课.....	(44)

太行一日游	(46)
横杆外面	(48)
油茶满城香	(50)
清明桃花雨	(52)
张韭菜	(54)
梧桐树·凤凰花	(56)
小兄弟，你在哪里？	(58)
那顿腊八粥	(60)
人流中的倩影	(62)
默念着你的名字	(64)
文冠果	(66)
蓝色太行蓝色花	(68)
手抄的书	(70)
麻杆儿夫子	(72)
秋圃花香	(74)
有钱难买回头看	(76)
郭守敬大街的少女们	(78)
无巧不成书	(80)
响水泉	(82)
小果娘	(84)
山丹丹花	(86)
梨枕	(88)
玉巧儿	(90)
袁达平	(92)
水帘洞·冰凉河	(94)
他未见到五星红旗	(96)

反说正说都是他.....	(98)
易地做官.....	(100)
老马.....	(102)
雪的哀思.....	(104)
再说吴玉书.....	(106)
太原古槐.....	(108)
山杠子校长.....	(110)
西安小吃.....	(112)
花与鸡.....	(114)
牛城才子杜宜民.....	(116)
好骂人的老马.....	(119)
乌鸦巧克力.....	(122)
音乐的力量.....	(124)
第一次看海.....	(126)
恶吵张东岗.....	(128)
好梦难圆留碎影.....	(131)
燃烧的黄庐.....	(133)
幽幽南山.....	(135)
书成蕉叶文犹绿.....	(137)
沉重的书.....	(140)
难忘桃树坪.....	(143)
哑吧.....	(145)
戏说朱琳.....	(148)
那台人的精神.....	(150)
教俄语的康老师.....	(153)
世上究竟好人多.....	(155)

沙井访师.....	(157)
黄叶萧萧又忆君.....	(160)
平心静气说《苦土》.....	(163)
掀起你的盖头来.....	(166)
太阳伞.....	(168)
击节高唱正气歌.....	(170)
李娜喊山.....	(173)
赵州梨花.....	(175)
风刮草帽扣鹤鹑.....	(178)
修鞋老李.....	(181)

小 说

谷草垛下.....	(183)
蒙古牛.....	(186)
秦砖汉瓦.....	(190)
花状元.....	(193)
贺喜.....	(200)
赵名旦.....	(202)
半道妻.....	(204)
送别.....	(206)
恭喜发财.....	(208)
对门邻家.....	(210)
娶婆婆.....	(212)
石柱 石柱.....	(214)
女人的命.....	(216)
石老师转正.....	(218)
弯豆角.....	(220)

城南庄轶事.....	(222)
没底轿.....	(225)
牛老板下江南.....	(227)
离婚.....	(229)

故 事

齐青天轶事.....	(232)
徐彬智斗丘仲.....	(237)
尹开先治沙.....	(239)
跋.....	杜庆林(242)
后记.....	(244)

杜梨和他的散文

序

刘振中

近来，把杜梨同志近作仔细读了一遍，直觉得如饮琼浆，爱不释手。

杜梨同志这几年一直从事修史编志工作，虽肩负重担，还要坚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废寝忘食地写作。

“文革”后，由于他心情舒畅，勤笔勉思，文如泉涌。三四年时间发表了许多小说、散文。

他当过教师，又做过校长，自然交友广泛。相知有素者多，老师的形象必然会形诸于笔墨。于是《梧桐树·凤凰花》《手抄的书》、《山杠子校长》等篇，从他的笔下流水般地涌流出来了。读来亲切感人，篇篇文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的作品笔触广阔、深入而又犀利，在他的笔下，山石草木、人物、村庄、山川、大海等等，既鲜明又生动，即使一个梨木枕头，也写来具有生命。

在“文革”中，他是“黑人”。可那艰难的岁月，并未磨去他的棱角和锐气。他仍旧敢于触及人们所不敢触及的人和事。他在《有钱难买回头看》一文中说：“特别是我们修史编志的同志，更应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敢冒三代杀头的危险”。为尊重史实，不蒙蔽后人，他不唯上，不唯书，唯

以实事史实为依据。

在一次大型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颂扬了一位有特殊贡献的特级老师的独特的教育思想，而此人树敌不少。杜梨同志因此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为自己招致了不少麻烦。而他则说：一不求官，二不求财，何惧之有？

杜梨的语言洗炼、风趣，富有幽默感，独具风格。在描写人物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对门邻家》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东邻改花是湖南辣妹子，人长得细皮嫩肉的，骂起街来有板有眼，尖声辣气，叫人骨头不疼肉疼。西头柳木头的老婆人高马大却是闷葫芦，憋得尿了裤子才能冒一句……柳木头的儿媳也不是省电的收音机，逢人就广播，说婆婆是对门妖精给气死的。”看，多么干净利落，多么形象多么幽默风趣，几十个字就把三个性格各异的女人形象跃然纸上。

杜梨和我是老朋友，他肚子里有许许多多常人不知的趣闻逸事，每个故事都是一篇文章。可惜他太忙。不但工作担子重，而且家有七十老母，还有上学的孩子。他是教育志主笔，整天伏案工作。他又太义气，成天有这里那里的老师求他办事，他就一门心思地帮助人。最近去上海出差，由于热心助人，还被人骗去一百多元。他哈哈一乐：咱观察人的本领不高，骗得高明！

杜梨的文章是被闸门关住的河水，一旦找到突破口，他的文章便会喷涌而出，一泻千里。

1994.1

散 文

山 路 弯 弯

春风撕开一团团云丝，千百只山鸽在空中盘旋，我骑着“飞鸽”在山路上急驰，抛下一串清脆的铃声……

清凉凉的河水缠上山腰，穿红秋衣的青年一边改畦浇他的责任田，一边放着野腔。坡根扎手巾圈儿的老汉打着眼罩望望他，毗眯着牙笑了。老汉穿件黄胶泥染的粗布大襟褂子，挥着又长又勾的山镢头在开小片地。他早揣摸好啦，这坡根水近土肥又向阳，种上一沟磨盘瓜，一冬一春横竖吃不清。我问过他，去年光零二八碎的小片地，竟刨下五几百斤花生。坡顶浇地的那个青年说他，放个屁把裤子都油了。

左边坡梁上，杏花林里，羊肠道上，几个打扮得挺惹眼的女人偏坐毛驴，悠哉悠哉地晃着。油光光的头上，新崭崭的衣服上，沾满了花瓣儿。她们拍打着巴掌纵情说笑着，谁知道她们叨扯啥稀罕话呢？孩子们在驴后边踮着，仰着笑脸“呜呜呜”吹着柳笛儿，听调门儿，有点象《学习雷锋好榜样》。

今儿个是将军墓庙会，要不，沟沟岔岔哪来这么多喜气洋洋的闲人。是啊，如今人们心里滋润着哩：怀里揣着钱，水泥瓮里存着粮食。庄稼人，吃穿不愁还愁啥？什么软皮椅

子照人柜，那才值几个钱？有腰劲硬起七间新房试试，直板板，咯瞪瞪，红石块块，白灰勾线，背靠青山，面临绿水，左边鸡，右边羊，亮亮堂堂，要多排场有多排场！看这沿路，盖了多少新房！

前几年，这一带的人可遭了罪！背着麦子偷着去山西换玉米。过鬼谷沟，攀挂勾岩，穿老虎嘴，爬水帘洞，黑更半夜，胆颤心惊。换回玉米来，吃金豆子似的俭省。如今他们吃的啥？谁家晌午不弄顿白的？

我正美滋滋地想着，忽然一声“谢谢您”，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我诧异地问：“谢我什么？”她脆生生地回答：“谢谢你带我去赶会！”

好聪明的孩子！我让她上了车。我问她上学没有，她说上着哩，二年级。“上学怎么去赶会。”“老师让我们去的，回来好作文。”我心里又暗暗佩服起她的老师来：如今形势变了，农民的日子富了，孩子们从集上定能带回一片甜，一片香。

庙会近了，花红柳绿的人多起来，远远望去，人山人海。铿锵的锣鼓声，在深山峡谷间回荡着，那是八亿农民的声音……

1981.5

金茶院的情思

抗战的烽火弥漫着太行，你们和邢台县县政府一起迁到咱金茶院，乡亲们喊杨秀峰叫老杨，管你叫小杨。你身穿秆草灰染的军装，左边皮包右边枪。当早霞微微红脸时，你对着明镜般的山泉梳妆，水中竟映出一位姑娘，你调皮地用羊肚子手巾向水中一甩，荷花、人面、游鱼、蓝天，在一起荡漾。你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些迷人的景色，你不仅是黄花妙龄的姑娘，你还是冀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听，战士们已在集合唱歌。

你往队前一站，双手叉腰，挺起胸膛。你讲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你讲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你还讲土地改革，讲妇女解放。你的话就象清泉从咱心中流淌。当你举起右手凌空一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顿时，掌声、歌声、口号声在蓝天白云间回荡，这个英武的模仿性动作，把聋耳朵杨秀峰司令也逗笑了。

平时，大家就称你杨大姐，连警卫员小姚也不喊首长。杨大姐，多么亲切的称呼。更深夜静，月移西窗，你在高脚豆油灯下，飞针走线为战士补衣裳。柿树下，甜泉边，你用大姐的口吻批评一个南方籍的连长，野战部队与地方政府是

鱼水关系，切不能骄傲自满，有本位主义。那位与你年龄一般大的连长频频点头，立正，敬礼，向后转。你的批评使人心悦口服觉着甜。

等西斜的骄阳把金茶院染黄，你们又说又笑地整整行装，你精神抖擞地喊着口令，多象南山上那株挺拔俊秀的白杨。小分队沿着羊肠小路出发了，刺刀尖闪着耀眼的光，穿过沉沉夜幕，披身朦胧的月纱，翻山越岭，过封锁沟、爬封锁墙，剪电线、扒铁路，端炮楼、抓特务。你用纸筒喇叭喊话，你那坚定有力的声音，瓦解了敌人的斗志，温热了敌占区人民的心。往返二百六十里啊，年轻小伙子累得龇牙咧嘴，你却行走如风，还抢着把伤员背。

骄阳似火，暑气炙人。奔波了一夜的人们烂泥般地酣睡了，在咱根据地，他们伸胳膊直腿，睡得多甜多放心。你呢？铺下咱自造的麻刀纸，重笔浓墨，挥洒淋漓，写一手刚中有柔的“杨”体字。房东马家大嫂（如今已是马家奶奶），背地传悄悄话：人家杨大姐，杨主任，不是那肉体凡胎，保不住是“天星下凡”。看那一手龙飞凤舞的字，左右开弓哪，那字，比池里的荷花还俊！

平时，你斯斯文文，成天啃那五色书本（延安印的红、绿、黄几种纸凑成的书）。一到战场上，你就换了一个人。那年，日寇大扫荡，重兵开进上坡村。你们只带少数战士，在南山上架起迫击炮，准确地猛轰敌人。惊天动地几声爆炸，炸得鬼子晕头转向，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只好烧了一气房屋，抱头鼠窜，仓惶逃命。

每当秋阳把金茶院烧红，你就会象诗人般忘情，赞叹这儿是蓬莱仙境。漫山遍野的柿子红了，象万千盏红灯笼，姹

紫嫣红的柿叶烧起来，烧得山村姑娘脸通红。石板房子，二层楼顶，晒满红艳艳的柿饼，紫溜溜的酸枣，金灿灿的玉茭，绿盈盈的豆角。五彩斑斓，眩人眼目。你一边摘柿子一边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也要在这儿来住。”“欢迎，欢迎！”姑娘们欢腾雀跃，搂抱着杨大姐。

可是，自从你离开金茶院，一别四十年。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处处留下你的足迹，时时牵挂着咱赤心一片。杨大姐，咱老区，多少支部是你们组建，多少妇救会主席是你亲自选拔。你是剪发头，咱都把小纂剪。你号召学文化，咱都进了识字班。你前头扭秧歌，身后跟着一大串。杨大姐，你在咱这儿，咱妇女说话觉着腰粗气壮，纳军鞋，洗军装，浑身有一股使不尽的力量……

唉，一别就是四十年，当年啊，咱用啥饭食招待你啊，柿簍炒面像面糕，又苦又涩难下咽，想起来叫人心酸。

杨大姐，全国解放那一年，咱听说你到了东三省。这里，那里，信息不断。在那浩劫的十年，咱何曾不替你捏一把汗？咱没有发信请你来，你们抛头流血打江山，几十年，咱还能叫你再来吃那柿簍炒面？

自从三中全会后，咱山区面貌大变。现在，咱实贴贴地请你来，方桌右边您坐好，看看这收音机是哪儿造？你再看看这上海缝纫机啥牌号？孩子他爹快拿“竹叶青”，我要赔杨大姐喝两盅。闺女端上细条细白面，浇上肉卤，荷包鸡蛋，大姐你还客气啥呀，这又不是啥稀罕饭！你看看那老东西，当年的青抗先，吃得滚瓜腰圆，哪顿不弄二两他不干。

杨大姐啊，咱天天想，夜夜盼哪。你咋就忘了咱金茶院？你们当年啥作风？干部战士一律一月伍角钱，盐水刷

牙，草灰洗衣，一张老羊皮，一床破军毯。光见你们没明没夜地忙工作，谁见过你们四处伸手，生计变法胡折腾；光见你们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没见你们日上三竿、睡扁脑袋才出被窝……。

杨大姐啊，你来看看咱这七间红石房，吃了三大瓮麦子，花了一地钱。欠帐？不瞒你说，银行还存一巴掌。沟沟岔岔你转转，新房子盖了有万千。

杨大姐啊，你还记得将军墓？那里平地起了四层楼；你不是到过冀家村，人家建起了水电站；咱金茶院还通公共汽车，进城看戏一天来回搭不了黑。

人嘴两张皮，不管人家说什么，咱老区的人自有石头般的性格。咱铁心跟定共产党几十年，酸甜苦辣都尝过。往前看，不就是如花似锦的新生活？

金茶院的柿子坐胎，核桃压枝了，云霞般的合欢花吐着金丝线，南山北坡飘溢着香，流荡着甜。吃米不忘种谷人，咱怎能忘记你啊，杨大姐。你千万抽空给咱捎封信，咱望穿秋水想疼了心……。

1981.6

老 马 识 途

甬看咱是个庄稼主，还是有个爱看报的习惯。翻开五月十五日的《邢台日报》，不由得眼前一亮：三十三年冤案得到纠正！嗨，我三窜两蹦地跑到街里，可着嗓门喊叫：

“老陈的冤案得到纠正啦，报上白纸黑字印着哪！”

正是吃早饭的功夫，前后街坊、左右邻家都听见了，大人孩子端着饭碗把我围得风雨不透。几个好事的伸出胳膊来抢报纸，二大爷举起拐棍就敲他们：

“离远点儿，叫人家给念念嘛。”

我一字一板地念着，大家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光。老陈的事，连着乡亲们的心肝肺。这么有本事，这么好的人，竟被窝囊了三十余年，怎么不叫人痛心哪？！

文章念完了，大家长出一口气，二大爷还一手拢着耳朵，眯缝着眼在听呢。他有句“我早就说”的口头禅，这时又用上了：

“我早就说，陈家孩子是个正经人，他的冤总会平反。他七岁跟爹学剃头，八岁当吹鼓手敲小锣，那都是人人瞧不起的下九流的行当。就靠这，他半天挣钱，半天上学，在学校里还是个头名状元哪！”

三婶子用筷子敲打着碗边，扯开嗓门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别人一句屁话，就成了三青团。他妈天天给孩子往监里送饭，一步一掉泪，那可真叫人心酸。”

“心酸？”二大爷接上说：“刘少奇的事不心酸？光怕你酸不过来吧。”

三婶子一撇嘴，说：“全怪‘四人帮’这伙脏心烂肺的狗杂种，苦害了多少好人！”

她抚摸着老陈两个儿子的光头，叹了口气：

“大人遭难，孩子没食，眼看着孩子受欺凌，咱是揪心疼啊！”

说得两个孩子低下头，咬着下嘴唇，眼里满是亮闪闪的泪花，藏在妈的背后。妈妈撩起衣襟抹着泪水，使劲咽口唾沫，缓缓地说：

“不管怎么吧，盼星盼月儿，总算熬出来了。要不是党中央的政策，靠咱自己，万年也搞不清啊。”

三婶子拍手合掌地笑着说：

“说的对，应该感谢党中央！”

我慢慢走进老陈的矮门。他穿戴得衣帽整齐，满面红光，浑身是劲。正在整理行装。

“要走啦？”

“走！”

“上哪？”

“东北糖厂。”

“等通知呗。”

“等不及了！”

老陈一边捆扎着有关棉花、土壤、气象这些随身带的参

考资料，一边很动感情地说：

“你看，天晴了。我该上路啦。贪图安逸是一辈子，轰轰烈烈也是一辈子，咱为啥不要个轰轰烈烈？！”

我仰头看天，蓝天无边，只有几朵浮云游动着。是啊，天晴了，该上路啦。这些被冤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人们，是闸住的江河水，一旦闸门打开，便当一泻千里！

1980.5

附记：陈生玉，邢台县长信村人，1931年生。邢台义德中学毕业，1946年因“三青团”案受冤。河北农大毕业后到吉林“新中国糖厂”任甜菜技术员，有数十万字的论文发表。

“文革”前被遣返回乡，与吾交往甚厚。1980年，冤案平反，重返糖厂，任总工程师，日夜操劳，终成疾患。他攻克了甜菜的“癌症”，却未能逃脱病魔的侵袭，于1991年去世，正好六十岁。

1998.3